

江文也及其宗教聖樂作品的介紹

前言

中國近代音樂大師江文也教授(1910-1983)，在1946-48年間為天主教所創作的中文聖樂作品共四部。

聖詠作曲集(第一卷) —— 1947年11月8日初版

第一彌撒曲 —— 1948年6月13日初版

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 —— 1948年7月20日初版

聖詠作曲集(第二卷) —— 1948年12月30日初版

以上四本聖樂歌集全部都是由北平(現稱北京)方濟堂(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出版及發行。而其中共收錄了江文也的中文原創聖樂作品共六十四首，大致可分為四大系列：即聖詠(Psalms)四十七首、彌撒曲一套(Mass)五首、亞肋路亞(Alleluia：福音前歡呼)五首，聖母歌(Blessed Virgin Mary)七首。

由於當時與其後的政治環境及教會禮儀規程的限制因素，江文也的聖樂作品及其名字，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幾乎在宇宙中消聲匿跡。筆者從在修院接受培育之初期起(梵二禮儀改革的開始)，由於團體禮儀祈禱的需要，故此每天都有機會詠唱中文聖樂(無論是從外文翻譯的、由中國大陸流傳的或由香港本地中文聖樂作曲家如：劉榮耀、戴遐齡等所創作的)。但在所詠唱的中文聖樂當中，總覺得其中三本小歌集內所刊印的歌曲，無論在旋律或其伴奏方面，都有與眾不同的感覺。雖然當時筆者的音樂知識只在初段，但對這些聖樂作品已產生一份莫名的親切感。印象中，所有屬於這類韻味及形式的樂曲，作者名叫江文也。這名字容易記憶，正因為筆劃少，同時也因為他所創作的「聖母經」及「恭賀聖母曲」是在修院禮儀生活中(晚禱)時常詠唱之故。另外，就是他的作品 —— 聖詠19篇(乾坤與妙法)的其中：晨曦發帝鄉，豐采似玉郎，洋洋溢喜氣，逍遙出洞房。當詞句與原樂譜一起被唱頌及彈奏起來時，總覺有一份威嚴的感覺。至於江文也是誰，就不得而知了！

時至今日(1995年)在香港教區內，相信很多教友在不同禮儀及基督徒聚會の場合中，都時常喜歡選唱「上主是牧者」(頌恩97首)、「天真」(頌恩131首)、「天主啊！保佑我吧！」(頌恩134首)、「聖母經」(頌恩234首)及「感謝天主」(心頌442首)等等，但對這些歌曲的原創者卻一無所知。

這位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成名於日本，並曾一度蜚聲國際的中國人聲樂家、作曲家及音樂教育家，卻靜靜地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廿四日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因久病屢醫無效而逝世於北京，終年七十三歲。縱然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江文也的名字被埋藏了，甚至消聲匿跡，但筆者總覺得以江文也的一生才華，時間總會為他作證並將他浮現出來，作為來者的教誨與提示。

近這幾年，江文也的名字果然受到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的音樂學者與音樂工作者的高度關注；除了音樂界有關江文也的音樂會外，相信較為突出的就是在香港、北京及台灣都曾先後三次以江文也的名字召開研討會。

1. 1990年9月10-15日：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香港民族音樂學會聯合組織的「江文也手稿圖片展覽」、9月13-15日的「江文也研討會」（以上兩項在香港大學內舉行）及9月11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晚上八時所舉行的「江文也紀念音樂會」。
2. 1992年6月12-13日：由台北縣政府主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及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策劃，於師範大學舉行的「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及6月12日晚上7時30分在師大禮堂的「江文也紀念音樂會」。
3. 1995年7月20-22日：在北京，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及中央音樂學院聯辦的「江文也誕辰八十五週年紀念會暨學術研討會」及7月21日晚上7時15分在中央音樂學院禮堂的「江文也室樂作品音樂會」。

以上有關江文也的研討會盛事，筆者有幸也曾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部份節目及在北京所有的節目，總覺得三地的音樂學者專家及音樂工作者，能在五年內三次聯手對這位差不多被埋沒的名字予以出土及關注，正表明江文也是一位非凡的音樂家。

江文也生平簡介：台灣→廈門→日本→北京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¹，1910年6月11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鎮，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家中兄弟三人、排行第二。由於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台灣²，故台灣省自1895年至1945年期間為日本的殖民地。江文也就是這樣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省出生，後因其父在家族商務上的需要，自小(1914年：4歲)就全家移居廈門(福建)。在廈門期間，江文也曾受過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直至1918年(8歲)才進入由日治台灣政府在廈門經管的日文學校(旭瀛書院)就讀³。江文也天生喜愛唱歌，而廈門當地由基督

¹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7-8。

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年初版 286-287。

³ 同註1 8。

教傳教士所舉辦的「青年會」也就成了他的音樂啟蒙地方；故此可以說，江文也最早接觸的也就是教會歌曲，而第一件樂器會是教堂內的鋼琴⁴。

1923年(13歲)在母親逝世後，其父就將江文也送赴日本進入長野縣上田中學就讀。由於其兄(江文鐘)已在日本求學，寄宿於日本的管家中，因而兩兄弟可互相照應；同時他在廈門就讀的是日文小學，故在日本並無語言上的困難⁵。從1923至1929年中學期間，江文也曾接觸過教會團體，而且在精神上也曾接受過一位女牧師的支持與鼓勵。在1947年(11月)當北平(京)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初版《聖詠作曲集(第一卷)》時，江文也在此集第151頁、標題為「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一文，開始就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自從我見了雷永明(G. M. Allegra)神父，同時，「聖詠」也重新提醒了我的意識，在我進中學時，有一位牧師贈我一部「新約」，「新約」的卷末，特別附印「舊約」中的「聖詠」一百五十篇，從此它就成為了我愛讀的一本書。⁶

1929年(19歲)4月，江文也進入東京「武藏野高等工業學校」修讀電機，在學期間(1930年7月開始)課餘時隨聲樂老師阿部英雄習聲樂。同時，這個時期的江文也已開始到基督教團體參與崇拜⁷。

1929至1932年當他在高等學校期間，除私下跟隨老師學習聲樂外，對於當時被稱為「現代樂派」的德布西(C. Debussy, 1862-1918)、巴爾托克(B. Bartók, 1881-1945)、拉威爾(M. Ravel, 1875-1937)、史塔溫斯基(I. Stravinsky, 1882-1971)等作曲家的作品都非常著迷，而且不斷私下鑽研。故此，現在一般音樂學者都認為江文也是一位自學成功的音樂家。

他在音樂上的成就，除了他天生喜愛歌唱外，環境的造就相信是重要的一環。廈門的孩童期至日本的青少年期，他在教會團體內的崇拜時刻，實在就是他歌唱的機會，這也是他在日本期間首先在聲樂領域上成名的搖籃。1932年(22歲)在高等學校畢業後，江文也隨即參加了一家唱片公司的測聲並且合格。在該年5月，江文也以「江文彬」的本名參加事時新報主辦

⁴ 同上。

筆者按：在基督教的教堂內所設置的伴奏樂器，一般都以鋼琴為主；而天主教的教堂內所設置的絕大部份都是風琴(Harmonium)，在較大的教堂內甚至會安裝管風琴(Pipe Organ)，如清、康熙年間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就已安裝了管風琴。

⁵ 吳玲宜，「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56。

⁶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1。

⁷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2。

的日本第一回音樂大賽聲樂組，而且入選；第二年(1933年)又參加同一音樂大賽的聲樂組比賽，也是入選；從此奠定了江文也的聲樂家地位⁸。

之後，由於他對音樂的嚮往，也對「現代學派」的認同，所以覺得創作正就是他的路途。從工科轉至成為聲樂家，並且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實在需要一份勇氣與忍耐。期間他曾短時期跟隨田中規矩及橋本國彥習鋼琴和作曲，也曾私下請教於日本著名音樂家山田耕作(Kosaku Yamada, 1886-1965)。⁹

1934年江文也參加了第三回音樂大賽的作曲組，並且在決賽中得到第二名，他終於實現了當作曲家的心願，同時也為他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奠定了基礎。同年12月4日江文也被推薦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聯盟」並成為正式會員¹⁰；從此江文也更有機會及義務以會員的身份在作曲的領域上向前邁進。作為音樂家的江文也，雖然在作曲方面已進了首步，但並沒有放棄在作為聲樂家的位置，而是在演唱及創作活動上同步前進，也屢獲好評。

從1934至1937年期間，江文也在日本都有參加每屆的作曲比賽(1935年獲第三名、1936年獲第二名、1937年也是獲第二名)，這不僅使他在日本出名，而且在1936年還以管弦樂曲「台灣舞曲」獲柏林第十一屆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特別獎而晉身國際樂壇。1938年也以鋼琴曲「斷章小品」榮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作曲獎¹¹。這時期江文也遇上了一位對他影響深刻的俄國鋼琴家及作曲家齊爾品(A.Tcherepnin, 1899-1977)。齊爾品當年在中國及日本提攜青年新進的作曲家，將他們的作品收集並放在他的《齊爾品收藏集》Tcherepnin Collection內出版，因此江文也的作品有機會在國際音樂領域裡出現(包括巴黎、德國、瑞士、紐約等地)。

1938年4月江文也接受音樂教育家柯政和之邀請，受聘於北平(京)師範大學任作曲教授。從此，江文也回到祖國，放棄他過往在音樂上的得著¹²，開始他發掘中國音樂「傳統」的工作；同時，創造新的要素，再加上這「傳統」。這正是江文也對音樂的執著，他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

而是像往昔的賢人，(他們曾)根據「傳統」而在無意識中創造了新的文化(再)加上「傳統」似的。今天我們也

⁸ 同上。

⁹ 吳玲宜，「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57。

¹⁰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3。

筆者按：這個聯盟的前身是「新興作曲家聯盟」1930年成立，1935年9月改名為「日本現代作曲家聯盟」。

¹¹ 同註9 160。

¹² 同上 161。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20。

應該創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這「傳統」……。在孔孟時代，我發現中國已經有了它固有的對位法和大管弦樂法的原理時，我覺得心中有所依據，認為這是值得一個音樂家去埋頭苦幹的大事。¹³

難怪乎在1948年解放前，有人邀請江氏一家前往香港時，江文也的答覆是：「我不能離開賦予我創作源泉的北京，祖國音樂素材的挖掘工作(已)永遠佔據著我整個的心田。」¹⁴

從江文也在日本中學畢業以後至回到北京(1932至38年春)期間，這段時期正是他在音樂旅途上的開始及成名階段，甚至作為日本音樂界代表而在國際樂壇上活動。雖然江文也遷居北京，但從1938至42年間，他的作品仍有在日本樂壇上出現¹⁵，這正表示江文也在日本的音樂家地位是如何受重視。而在中國境內，當江文也踏足北平時，正是中日交戰期內(1937至1945：八年抗日戰爭)；對於這位出生於台灣、小時在廈門接受日式教育、後在日本完成中學及高等教育，並且在音樂領域上成名於日本及國際樂壇的台藉中國人……縱然他只是一位徹頭徹尾、正正直直、醉深於音樂藝術的人，他是政治邊沿以外及之外的人，但政治卻來擁抱和單戀他。

在北京，除教學外，這地方根本就是江文也音樂創作的天堂及靈感的泉源。1938年初春，他來到了北平，而且很喜歡這個古雅、質樸的城市¹⁶，他決心在此作為發掘及鑽研中國古典音樂的基地。但從1938年至40年間，在日本人佔領下的「華北政府」曾經常播放的「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新民會會歌」、「新民青年歌」及「新民婦女歌」等也確實出自江文也的創作。不管當時原因如何，事情本身在其後中國的歷史上，實在起了某程度的反作用，同時也成了他下半生蹉跎的原因和終身遺憾¹⁷。

為研究中國的古代音樂，江文也特別專注於傳統的祭孔儀式，因為他發現孔子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粹。他認同《禮記》一書中的「樂記」所記載的：「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用「禮」指導人民的行為，使之規範化；用「音樂」感染人民的情操意志，使之和協一致。「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一個真正懂得音樂的人，同時也講究禮的；只有把「禮」及「樂」都掌握於自身的人，才能被稱為有德者

¹³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2。

¹⁴ 吳韻真，「先夫——江文也」，《江文也紀念研討會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47。

¹⁵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13。

¹⁶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22。

¹⁷ 同上 23。

¹⁸。這正指出江文也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的一個注腳。1939年底，他廢寢忘餐，一氣呵成他已研究五年多的管弦樂曲「孔廟大晟樂章」——作品編號30，這也是自從江文也回到祖國北京後，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一份作品；而此樂曲的主旋律，日後亦在他所創作的聖詠第100篇——請萬民尊崇天主(Op.40, No.100)中出現。

1945年9月，八年抗戰終於走向勝利，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江文也興奮至極，他通宵達旦將花了多年心血寫成的「孔廟大晟樂章」總譜重新裝訂，並寄給了李宗仁轉呈蔣介石先生，以表示他對自己出身地「台灣」能回歸祖國懷裡的喜樂，也是對國家的敬意¹⁹。這份「純真」使江文也自投羅網，看來無風無險的他竟落到鐵窗生涯，他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拘禁在政治犯的監獄裡²⁰，十個月後以「不起訴」被釋放。期間他在獄中認識了一位出生於中國，很喜愛中國文化且精通中國兵法的意大利人李安東上尉(Cap. A. Riva)。正因為江文也與李安東的關係，他為天主教創作聖樂亦正式揭開了序幕。

為天主教創作聖樂

論到江文也創作天主教的中文聖樂，則必須提及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 1907-1976)，屬方濟會會士。由於他一生以聖德和學識服務了教會——（現時我們每人能手執一本中文聖經，也正是雷神父的生平傑作），現時整個教會團體正準備將雷神父列入聖品的行列。因他與基督的密切聯繫，使我們能對他猶如我們對童貞瑪利亞及天上諸聖加以特殊的尊敬，以彰顯天主的奇恩，並獲我們對他敬禮與仿效²¹。

雷神父在1930年7月20日晉鐸，1931年奉命來中國服務，該年7月3日抵上海，20日到達目的地衡陽並開始學習中文；由1931至39年間曾任小修院院長及開始自力翻譯聖經，1939至40年回羅馬聖經學院攻讀聖經語文及有關學科，後以優異成績結業並前往耶路撒冷考察。1941年4月回上海，5月抵北平，從1941至45年間，他專攻中國文學並致力於翻譯聖經的工作，同時也被任命為意大利駐北平領使館的神師。在1945年8月2日，雷神父召集了四位青年的方濟會會士(李士漁、李志先、劉緒堂、李玉堂)，在北平輔仁大學的西煤廠正式成立「思高聖經學會」，開始全力翻譯聖經的工作。

¹⁸ 江文也(陳光輝譯)，「孔子音樂論」，《江文也文字作品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10月初版 22-24。

¹⁹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35。

²⁰ 雷永明(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7月初版 126。

²¹ 《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版)，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5年3月初版 681。

思高聖經學會成立的前後，實在經歷過很多波折，讀者若與此有緣份，可參閱「雷永明神父回憶錄」²²。另一方面，學會成立後，雖然正遇上中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刻，但時局並非那麼安定。天主上智的安排，也非常巧妙，《聖詠集》(The book of Psalms)在學會的全人合力耕耘下，首先在翌年(1946年)9月15日面世。因中文《聖詠集》的出版，雷永明神父的聖德與遠見及江文也的才智，就在這期間巧妙地相遇。透過雷永明神父的要好朋友李安東上尉(上文提到江文也獄中的朋友)，雷神父與江文也結為摯交友好。在雷神父回憶錄中清楚的記載：

李安東先生給我介紹江文也大師(意文：Maestro指曾受高深音樂訓練，並專職音樂教育工作及創作的專業人士)，我就送給他數星期前出版的中文《聖詠集》。他不是把它閱讀，而是把它吞了下去，好像他感到了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力，要把以色列民的那些詩篇(Psalms)全部譜成歌曲。我審慎地使他明瞭，我不能保證給他報酬；但他堅持說，當他在獄中認為自己的案子難以解決時，那是他向天主許的願。²³

由這段回憶錄片斷及「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

在我進中學時，有一位牧師贈送我一部《新約》，《新約》的卷末特別附印《舊約》中的「聖詠」一百五十篇²⁴。

江文也與「聖詠」實在有一份緣。雖然他不是教徒，他創作「聖詠」只是他音樂創作事業的一部份²⁵，但這「事業」對江文也殊不簡單！

從他接受雷神父這份創作「聖詠」的邀請後，據筆者與陳維統神父²⁶、李士漁神父及已故劉緒堂神父的訪問交談中得悉，江文也在其後每星期日都前往方濟會的會院聖堂參與該團體的上午九時彌撒，且風雨不改；他不時也參與會士們在星期日下午四時的主日黃昏祈禱(唱拉丁聖詠Psalms)及在大慶節時帶同夫人及兒子們前往。平常他總是坐在聖堂最後的位置，聆聽

²² 同註20。

²³ 雷永明(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7月初版 126。

²⁴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1。

²⁵ 吳韻真，「先夫——江文也」，《江文也紀念研討會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45。

²⁶ 陳維統，「譯經五十」，《思高五十》(林錦玲編)，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95年11月初版 45。

筆者按：陳維統神父(方濟會會士)——於1947年在北(平)京加入思高聖經學會行列，現居香港。

李士漁神父——現居香港。

劉緒堂神父——1989年11月份與一位香港的同會年青兄弟(李詠聯)前往中國內地，探訪該會在大陸生活的會士們途中，在該月廿四日於西安會院內息勞歸主。

著會士們在禮儀中的詠唱(當時是屬梵二前的禮儀，故全部都以教會法定的拉丁文詠唱或誦讀)。在會士們詠唱時，唯一可作伴奏的，則只有一具腳踏風琴(Harmonium)，故此可以得悉，雖然在江文也所有的音樂作品裡，並沒有風琴獨奏作品或以風琴伴奏的作品；就是為合唱或獨唱的聲樂作品也全以鋼琴(Pianoforte)作伴奏。而屬於天主教的聖樂作品，本來也只用鋼琴作伴奏，但由於當時在方濟會聖堂內的風琴(Harmonium)設置，故相信他的聖樂作品勉強也能以此樂器作伴奏。據上述三位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長輩所提供的，多次當江文也完成一首中文聖樂作品時，總是興緻地在該聖堂內，以他美妙而雄偉的聲音邊彈邊唱的與會士們共賞，並且謙遜地請教他們的意見及感受，這情況也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大約一至兩年)。

在這裡不能不提的就是，雖然當時在教會禮儀中不能以拉丁文以外的語言誦念或詠唱經文及歌曲²⁷，但雷永明神父仍然鼓勵江文也繼續創作中文聖樂(尤其是彌撒曲)，並且將江文也的中文彌撒曲及聖詠117首(Op.40 No.117)寄往比利時的天主教聯合音樂協會作公開交流²⁸。這樣的行動為當時實在是一份大膽的遠見，不過此遠見實在亦成了中國教會日後在中文聖樂創作上的一份鼓勵及基礎(當時雷神父除接受了非教友的中國音樂家江文也外，同期也與另一位非教友的畫家蔣兆和結為友好，而初版的江文也《兒童聖詠歌集》封面正就是蔣先生的傑作)。雷永明神父的胸襟廣闊，造就了江文也的中文聖樂創作，而江文也的回應(綜然江夫人吳韻真女士表示，江文也的「聖詠」創作，只屬於他音樂創作事業的一部份。)，也讓我們看到天主上智的安排是何等奇妙莫測，實屬人算不如天算。正如江文也所謂：

有了某一種才能，而要此才能發揮於某一種工作上時，真需要一個非偶然的偶然，非故事式似的故事！我相信人力之不可測的天意！²⁹

於1947至48年間，就在雷永明神父的支持及鼓勵下，江文也創作了共64首中文聖樂作品。現在一般音樂學者對江文也為天主教創作聖樂的動機，多從政治、金錢(可觀的酬金)、個人情緒(逃避現實)等方面作注腳；筆者願在此嘗試提供多一個渠道供各音樂學者前輩作參考。據上述三位方濟會(李士漁、陳維統及已故劉緒堂)神父兼當事人提供，每星期日，當江文也聆聽會士們唱頌彌撒後，都必定在修會之小客廳內與雷永明神父相聚交談(每次大約半小時至一小時)，這表明他們兩人的交情非淺。

²⁷ 《第一彌撒曲》，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8年6月初版 5「序」。

²⁸ 《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III「序」。

²⁹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1。

為供讀者或聖樂探求者對江文也所創作的中文聖樂有初步的認識，筆者嘗試作了以下的一個簡單介紹並將現存所有江文也的聖樂作品都列出來，希望能供作參考或作研究的起步。

江文也的宗教聖樂作品

思高聖經學會在1948年初版《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時，在該書後頁(第41頁)付印了一個「江文也作品表」，該表且列明是在1948年6月由作者本人訂定，而內裡除列出作者當時其他的作品外，還列出了他的宗教聖樂(Religious Music)一欄，編號由40至50。由該作品表(List of Compositions by Chiang Wen Yeh, June 1948)中，我們可以斷定江文也已將屬於他的天主教聖樂創作品分列在自己的作品系列內。同年12月30日，在思高聖經學會所初版的《聖詠作曲集(第二卷)》內後頁(第79頁)，又付印了一個「江文也作品表」，不同的就是該表在1948年10月由作者本人再訂定，同樣也列出了當時屬於他的其他作品名稱；但宗教聖樂一欄第50號(Op.50)，則由原來的“Terza Messa per grande orchestra”(第三彌撒曲——管弦樂伴奏曲)改為“5 Alleluia”(5首亞肋路亞——即：5首福音前歡呼頌)。至於為何已改動的「作品表」日後沒有在《聖詠作曲集(第二卷)》的再版中一同再付印或將以後再版的《兒童聖詠歌集》之作品表作適當的修訂，其理由可能出版者仍未發現此一改動，仍誤為兩表是相同的。

雖然這兩個作品表的出現只相隔四個月，作者已對表格內的作品名稱有所改動。這可表明作者除將已創作的作品排列在表格內之外，還將心目中(即未創作而有意創作的)已孕育的作品名稱也列在其中，所以表格內作品名稱之增減及改動是意料中的事。實在到現時為止，江文也的宗教作品(編號40至50)系列中，有些是實存的，也有些可能已與作者齊享安息。

江文也原「作品表」的宗教聖樂作品，如下：

- Op.40 ...Melodiae Psalmorum
聖詠作曲集
- Op.41 ...Melodiae in honorem B. Mariae Virginis
敬禮萬福童貞瑪利亞歌集
- Op.42 ... “L'Addolorata” - per grande orchestra
痛苦聖母(大管弦樂曲)
- Op.43 ...Overtura marziale “Lucis Universalis”
一字同光(進行曲序)
- Op.44 ... “La Pietà” - per piccola orchestra
哀傷聖母(小管弦樂曲)³⁰

³⁰ 王克祿，《梵蒂岡簡介》，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10月初版。

- Op.45 ... “Prima Missa” - per una voce solo o per coro unisono
第一彌撒曲(獨唱或齊唱曲)
- Op.46 ...Melodiae in honorem S. Francisci Assisiensis
敬禮聖方濟歌集
- Op.47 ...Melodies from the book of Psalms for Children
兒童聖詠歌集
- Op.48 ...Seconda Messa - a due voci
第二彌撒曲(兩聲部合唱曲)
- Op.49 ...Nine melodies from the book of Psalms - for 3 voices
聖詠曲9首(三聲部合唱曲)

下列兩編號的分別：

- Op.50 ...Terza Messa - per grande orchestra
第三彌撒曲(管弦樂伴奏)
此欄是付印在《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內(1948年6月之表格)
- Op.50 ...5 Alleluia
亞肋路亞(福音前歡呼頌5首)
此欄是付印在《聖詠作曲集(第二卷)》內(1948年10月之表格)

為使讀者對上述江文也的宗教聖樂作品多些資料及認識，筆者嘗試依編號提出以下六點見解或疑問以供參考：

- 1) 作品編號40,41,45,47及50：我們將在本文下段表格中作解釋，因這些都屬「實存」的作品。
- 2) 作品編號42 (痛苦之母)及44 (哀傷聖母)：雖然這兩首作品至今仍未能找到，原因可能是遺失或可能作者根本仍未創作。由於這兩首管弦樂曲都是以「受苦的基督之母——瑪利亞」的名字作標題，筆者認為可能因江文也與雷永明神父之間的交情深厚；同時，雷神父十分恭敬「受苦的基督之母」，而且他的名字Gabriele Maria是他在1923年10月13日加入修會開始初學時改的³¹，取自「聖母痛苦聖嘉俾厄爾」精修聖人

筆者按：La Pietà：是意大利雕刻藝術家米開朗基羅(Michael Angelus Bonarotus)，花了兩年的時間，以純白大理石為材並於1499年所塑成的雕刻藝術品。雖然當時米氏仍未滿廿五歲，但此作品後來卻成為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早期代表作。他稱此雕像為La Pietà(母愛；又稱「哀傷聖母像」、「痛苦聖母像」、「聖母抱基督遺體哀憐像」等)。米氏雕刻此「母愛」時，心目中除誠心相信耶穌基督是人而天主的救主外，同時深信聖母瑪利亞的童貞。從這柔和傳神的雕像中，使我們感受到雖然聖母以母親痛苦的心情抱著聖子耶穌，但那份奉行主旨、傷而不亂的神態，已表現出一份莊嚴美。該像現存放在意大利羅馬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內。

³¹ 雷永明(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7月初版 10, 13。
筆者按：雷神父的原名Giovanni Stefano Allegra(若望·斯德望·阿勒格辣)。

的名字(慶日為每年2月27日)³²。故相信作曲者是預算創作這兩首樂曲給雷神父，並率先將作品名稱列入他的作品表內。

- 3) 作品43 *Overtura marziale “Lucis Universalis”* (一字同光)：雖然江文也在1948年10月的作品表上的編號列為 Op.43，但原稿(現存於北京江文也夫人的家中，而筆者也存有該原稿的影印本)上所寫的卻是「作品42號」，而且是作者本人的筆跡。因此，這篇號與原來的有所出入(因「作品表」上Op.42原為“L'Addolorata” per grande orchestra痛苦之母)。另外、就是原稿的標題為「一字同光曲」，其上則以外文(拉丁文)寫著：*Symphonia Lucis Universalis*；不過，經江夫人認定此筆蹟非出自江文也，也非其女兒江小韻(因她負責整理其父的遺作)的。還有的就是、原稿上並無創作日期的填上(以往一般學者認為此乃江文也在1943年的作品)。由於這些問題非本文範圍所及，故留待以後的學者作追查。
- 4) 作品46 (敬禮聖方濟歌集)：由於思高聖經學會及雷永明神父皆屬方濟會，所以作曲者江文也如果在心目中準備創作一系列的聖方濟歌曲，並不稀奇。同樣，此項作品屬於「至今仍未找到，可能遺失或可能作曲者本人根本仍未創作」。
- 5) 作品48 (第二彌撒曲 —— 兩聲部合唱曲)：屬於遺失或可能作曲者本人根本仍未創作。
- 6) 作品49 (聖詠曲9首 —— 三聲部合唱曲)：雖然在江文也《聖詠作曲集》(第一和第二卷)以及《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內，全部都是單聲部的，但既然作品表內有Op.49這一欄，而且在江文也的「聖詠」作品內，實在有些作品旋律是寄調於他自己以往既有的創作品或編作品的，如：聖詠113(Op.40, No.113)「讚頌舉揚謙微者的天主」，就是從他所編作的中國古歌「岳飛滿江紅 Op.21, No.8」而來的。有些「編作品」原屬於三聲部的合唱曲，但當江文也將之放在《聖詠集》時，只將其主旋律放在其中應用，如：聖詠150 (Op.40, No.150)「萬民萬物都要讚美天主」，就是從他所編作的中國古歌「南薰歌 Op.29, No.1」而來。

由於這些原作品都是早於他創作宗教聖樂作品的時期，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江文也心目中，早已存在著將其中9首「聖詠」編寫為三聲部的合唱作品。而其中相信將會包括聖詠19「乾坤與妙法」及聖詠150「萬民萬物都要讚美天主」。到現時為止，我們並找不到這類三聲部的合唱作品，理由大概是遺失？或可能作曲者本人根本仍未著手編寫？

³² 商志超等編，《每日彌撒經書》，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66年9月初版 728。

在討論上述第1.項：作品編號40、41、45、47及50前，筆者嘗試以表格列出全部「實存」及「可尋」的江文也聖樂創作品，以方便讀者參考及研究。

江文也聖樂作品(聖詠系列)

聖詠	歌名	章節	作品編號	香港教區
1	義人的成功與惡人的失敗 (A94) BEATUS VIR, QUI NON ABIIT	(思) 1	Op.40, No.1	心401首
3	困苦中呼求援救 (C47) DOMINE, QUID MULTIPLICATI SUNT QUI TRIBULANT ME	(思) 3:2-4, 7-8	Op.40, No.3	心403首
4	困難中向天主發出的信心和哀求 的呼聲 (A126) CUM INVOCAREM	(思) 4 (宣一)	Op.40, No.4	
13	危險冗長中的哭訴 (A77) USQUEQUO, DOMINE, OBLIVISCERIS ME	(思) 13	Op.40, No.13	
16A	蒙難時的禱告 (B30) [天主啊！保佑我吧] CONSERVA ME, DOMINE	(思) 16:1-2	Op.47, No.16	頌134首 聖138首
16B	救主受苦受辱伊始的禱告 (C51) CONSERVA ME, DOMINE	(思) 16:1-2, 8-9	Op.40, No.16	心405首
19A	乾坤與妙法 (A69) COELI ENARRANT GLORIAM DEI	(吳) 19:2-7	Op.40, No.19a	心421首
19B	天主的榮耀 (C55) (B32) COELI ENARRANT GLORIAM DEI	(思) 19:2-5	Op.40, No.19b	心402首
22	默西亞的苦難，死亡和祂光輝的 復活 (A82) DEUS, DEUS MEUS RESPICE IN ME	(思) 22:2-12	Op.40, No.22	
23	我的牧者 (B16) [上主是牧者] DOMINUS REGIT ME	(思) 23:1-4	Op.47, No.23	頌 97首
42	渴慕 (A99) QUEMADMODUM DESIDERAT CERVUS	(吳) 42	Op.40, No.42	
45	祝婚歌(C57) ERUCTAVIT COR MEUM	(思) 45	Op.40, No.45	
47	向萬有的君王謳歌凱歌 (C66)(B22) [萬民啊！請鼓掌歡慶] OMNES GENTES PLAUDITE MANIBUS	(思) 47:2-3, 6-7	Op.40, No.47	頌137首
51	天主，求祢憐憫我罪人 (A49) MISERERE MEI, DEUS	(思) 51:3-7	Op.40, No.51	心412首

57	獅子中間的安眠 (A90) MISERERE MEI, DEUS, MISERERE MEI	(思) 57:8-12	Op.40, No.57	頌133首
63	渴慕天主 (B25) DEUS, DEUS MEUS, AD TE DE LUCE VIGILO	(思) 63:2	Op.47, No.63	心420首
87	萬民的母親：熙雍 - 聖教會 (A6) FUNDAMENTA EJUS IN MONTIBUS SANCTIS	(思) 87	Op.40, No.87	心419首
91	至高者天主乃義人之護衛 (A132) QUI HABITAT IN ADJUTORIO ALTISSIMI	(思) 91 (宣二)	Op.40, No.91	
100A	請萬民尊崇天主 (A73) [全地都要向上主踴躍] JUBILATE DEO OMNIS TERRA	(思) 100	Op.40, No.100	頌136首
100B	感恩歌 (B19) JUBILATE DEO OMNIS TERRA	(思) 100:3-5	Op.47, No.100	心425首
110A	基督是君王，亦是司祭 (A11) DIXIT DOMINUS	(思) 110	Op.40, No.110a	
110B	在你出征之日 (A17) DIXIT DOMINUS (VERSUS III)	(思) 希伯來文 110:3	Op.40, No.110b	心441首
111	天主的作為何其偉大 (C68) CONFITEBOR TIBI, DOMINE	(思) 111:1-4, 10	Op.40, No.111	心430首
112	義人的福樂 (A140) BEATUS VIR	(思) 112 (宣 三)	Op.40, No.112	
113	讚頌舉揚謙微者的天主 (A20) LAUDATE, PUERI, DOMINUM	(思) 113	Op.40, No.113	頌124首
114	出埃及的神蹟 (A143) IN EXITU ISRAEL DE AEGYPTO	(思) 114 (宣 四)	Op.40, No.114	
117	爾眾萬民！請讚頌上主 (A26) [爾眾萬民] LAUDATE DOMINUM	(思) 117	Op.40, NO.117	頌129首
119	遵守天主法律的神益 (A147) BEATI IMMACULATI IN VIA	(思) 119 (宣 五)	Op.40, No.119	
120	怨恨奸惡者的慌語 (A54) AD DOMINUM CUM TRIBULARER	(思) 120	Op.40, No.120	
121	上主是你的保護者 (B14) LEVAVI OCULOS MEOS IN MONTES	(思) 121:5-8	Op.47, No.121	心436首
122	向耶路撒冷致敬禮拜 (A30) [為教會祈禱和平] LAETATUS SUM	(思) 122:6-9	Op.40, No.122	頌261首
123A	仰望天主 (B18)	(思) 123:1-2	Op.47, No.123	心437首

	AD TE LEVAVI OCULOS MEOS			
123B	受壓迫者的祈禱 (C72) AD TE LEVAVI OCULOS MEOS	(思) 123:1-3	Op.40, No.123	心433首
127	人的順利，完全依賴天主 (A34) NISI DOMINUS	(思) 127:1-2	Op.40, No.127	心440首
128	家庭的歡樂 (A110) BEATI OMNES QUI TIMENT DOMINUM	(思) 128	Op.40, No.128	心443首
130	呼籲慈愛的天主 (A58) [我自深處向祢呼籲] DE PROFUNDIS	(思) 130	Op.40, No.130	頌203首
131A	天真 (A43) DOMINE, NON EST EXALTATUM	(吳) 131	Op.40, No.131	頌131首
131B	依賴天主 (B12) DOMINE, NON EST EXALTATUM COR MEUM	(思) 131	Op.47, No.131	
133	團聚的兄弟之樂 (A114) ECCE, QUAM BONUM	(思) 133	Op.40, No.133	心438首
134A	晚課經 (A47) ECCE NUNC BENEDICITE DOMINUM	(思) 134	Op.40, No.134	心450首
134B	晚課經 (B24) ECCE NUNC BENEDICITE DOMINUM	(思) 134	Op.47, No.134	心431首
136A	感謝上主 (B34) [感謝天主] CONFITEMINI DOMINO QUONIAM BONUS	(思) 136:1, 5, 23	Op.47, No.136	心442首
136B	感謝上主 (C75) [你們應當稱謝上 主] CONFITEMINI DOMINO QUONIAM BONUS	(思) 136:1-3	Op.40, No.136	頌128首
145	稱頌你的名 (B27) [我的天主，我的王] EXALTABO TE DEUS MEUS REX	(思) 145:1-3, 10, 13	Op.47, No.145	頌135首
147	讚美重建熙雍的全能天主 (A37) LAUDA JERUSALEM DOMINUM	(思) 147:12-20	Op.40, No.147	心447首
148	讚頌天主 (B8) LAUDATE DOMINUM DE COELIS	(思) 148:1-6	Op.47, No.148	心449首
150	萬民萬物都要讚美上主 (A64) LAUDATE DOMINUM IN SANCTIS EJUS	(思) 150	Op.40, No.150	心452首

江文也聖樂作品 (第一彌撒曲)

	歌名	作品編號	現時香港譯名 (印於歌集內)
1	主憐誦 KYRIE	Op.45, No.1	垂憐頌 KYRIE
2	榮福頌 GLORIA	Op.45, No.2	光榮頌 GLORIA
3	信經 CREDO	Op.45, No.3	信德頌 CREDO
4	聖頌 SANCTUS	Op.45, No.4	歡呼頌 SANCTUS
5	祝頌 BENEDICTUS		
6	神羔誦 AGNUS DEI	Op.45, No.5	羔羊頌 AGNUS DEI

江文也聖樂作品 (聖母曲系列)

歌名	作品編號	香港教區	備註
聖母經 (A6) AVE MARIA	Op.41, No.1	聖 25首 頌234首	調寄獨唱曲(西江月)歐陽修作詩 江文也作曲1938年(Op.21, No.13)
聖母喜樂歌 (A117) REGINA COELI	Op.41, No.2	頌235首	“頌恩”中名為“天皇后喜樂”
恭賀聖母曲 (A120) SALVE REGINA	Op.41, No.3	頌236首	“頌恩”中名為“萬福母皇”
聖母哀傷曲 (C11) STABAT MATER	Op.41, No.4		“聖母七苦”慶日為九月十五日 (痛苦聖母)
聖母讚主頌 (C21) MAGNIFICAT	Op.41, No.5		
依念聖母經 (C26) MEMORARE	Op.41, No.6		
慶賀聖母頌 (C29) TOTA PULCHRA	Op.41, No.7		

江文也聖樂作品 (亞肋路亞系列)

歌名	章節	作品編號	香港教區	備註
聖誕節 亞肋路亞 (F調) ALLELUIA NATALICIUM IN F (C33)	詠93:1a	Op.50, No.1	頌213首	“頌恩”中名為 “上主已復活 了”
聖誕節 亞肋路亞 (C調) ALLELUIA NATALICIUM IN C (C36)	詠93:1a	Op.50, No.2		
聖母昇天節 亞肋路亞 ALLELUIA IN FESTO		Op.50, No.3		八月十五日為慶 日

ASSUMPTIONIS B.M.V. (C39)				
復活節 亞肋路亞 (C調) ALLELUIA PASCHALE IN C (C41)	詠118:1, 24b	Op.50, No.4		
復活節 亞肋路亞 (D調) ALLELUIA PASCHALE IN D (C44)	詠118:1, 24b	Op.50, No.5	頌228首	“頌恩”中名為 “我們應該喜 樂”

註：根據附於《聖詠作曲集(第二卷)》後之作品表(1948年十月版)Op.50為「五首亞肋路亞」系列。比較附於《兒童聖詠歌集》後之作品表(1948年六月版)Op.50則為「第三彌撒曲(管弦樂伴奏)」。

據思高聖經學會的長輩陳維統神父的覆述，在他記憶中，江文也的第一首聖樂創作品出現在當時修會團體面前，並由作者親自演唱給他們欣賞的就是：聖詠117首「爾眾萬民」(Op.40, No.117)，即後來被寄到比利時天主教聯合音樂協會作交流的一首。由於作者並沒有將每首作品的創作日期填上，故現在很難將每首作品作先後次序排列。原因就是：據北京江夫人(吳韻真女士)對筆者覆述，除最先創作的數首聖樂作品有手稿外³³，絕大部份聖樂作品都是江文也直接用音符印章打印在稿上，然後由她謄上歌詞；完成後，便送交方濟會雷神父作出版原稿。同時，出版的次序亦是由出版者自行按某方式排列，故出版次序的先後，並不代表作品的創作先後次序。

為方便讀者作對照，筆者將以江文也的四部聖樂作品，如上表分為四大系列作介紹：

- (一) 聖詠系列
- (二) 第一彌撒曲系列
- (三) 聖母曲系列
- (四) 亞肋路亞(福音前歡呼)系列

(一) 聖詠系列

1. 聖詠集(The book of Psalms)

猶太人稱為讚美歌Thehillim，全集內容包括了感謝、讚頌和祈禱。希臘譯者譯為Psalms，其字面意義是弦樂的音調；由弦樂的音調轉為歌詠。

³³ 筆者按：現存的原手稿共有六份(存放於北京江夫人的家中，筆者現存的六份為原手稿影印本)。

- 1) 聖詠16B：救主受苦受辱伊始的禱告(Op.40, No.16)
- 2) 聖詠45：祝婚歌(Op.40, No.45)
- 3) 聖詠111：天主的作為何其偉大(Op.40, No.111)
- 4) 聖母讚主曲(原稿為「聖母讚主歌」)：Op.41, No.5
- 5) 依念聖母經(原稿為「依持聖母頌」)：Op.41, No.6
- 6) 慶賀聖母頌(原稿為「慶賀聖母經」)：Op.41, No.7

以上六首江文也的「宗教聖樂」原手稿作品，全部都是刊印於《聖詠作曲集(第二卷)》的，1948年12月30日初版。

Psalterium原為一種弦琴，後來教會卻用它來專指《聖詠集》³⁴。由於《聖詠集》共有聖詠150章(篇)，上述表格內「聖詠」一欄所顯示的就是江文也由1947至48年間所創作「聖詠」的篇號³⁵，因《聖詠集》內的每首「聖詠」內容有長也有短，故江文也的聖詠歌曲，有些是取錄全首內容章節，有些是摘取部份章節(我們在「章節」一欄再論)。因此，號碼表示章數，如：1表示第一章(篇)，而有些數日後有A或B的則表示作者在同一章(篇)內以不同標題的創作品。同時，A表示該作品先於B，而此次序是筆者按照《作品集》的出版先後次序如：16A及16B，或按同部《作品集》的編排次序如：110A及110B而訂定。由此欄，我們可知江文也的聖樂作品中，「聖詠」作品現實存為47首。(第一卷共28首、兒童歌集共13首[其中兩首也在第二卷內]及第二卷共8首。)

2. 歌名

此欄所列出的名稱為原出版版本的歌名，而中文歌名的訂定是取自1946年9月15日由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所編譯出版的《聖詠集》之每首主題；外文(拉丁文)的名稱則來自該篇「聖詠」原拉丁文通行本(Vulgata)的首句。

本文將江文也的三部「聖詠」作品按出版次序分列為(A)：聖詠作曲集(第一卷)、(B)：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C)：聖詠作曲集(第二卷)；而在括號內隨英文字母後的數字則表示頁數，例：(A94)表示此曲刊在《聖詠作曲集(第一卷)》第94頁——(此分類法同時適合上述表格的其他系列)。

其中有兩首歌曲同時擁有兩個括號數目的，即：聖詠19B及47，表示這兩首分別出現在兩部《聖詠作曲集》內。可能由於作者認為這兩首歌曲較易詠唱，故安排在《兒童聖詠歌集》中首先出版；之後，在出版《聖詠作曲集(第二卷)》時，再來重覆。因此，雖然付印在《兒童聖詠歌集》內的聖詠作品是屬於Op.47，但由於這兩首歌曲(19B及47)後來刊印在《聖詠作曲集(第二卷)》時，已由作曲者本人訂為屬於Op.40，所以這兩首歌曲肯定不屬於Op.47，而是借用的。

正如本文上面提到，作者在創作天主教聖樂時，不時將他自己以往已編作的中國古曲旋律放在其中，例：

- 1) 聖詠19A「乾坤與妙法」的主旋律是來自他編作的中國古歌(合唱曲)「平沙落雁——Op.29, No.6」1939年(北京)。
- 2) 聖詠100A「請萬民尊崇天主」的主旋律來自他回北京後所創作的管弦樂曲「孔廟大晟樂章——Op.30」1939年12月(北京)。

³⁴ 《「聖詠」的名稱》「聖詠集」總論一，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6年9月15日初版 21。

³⁵ 《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序」x(凡例)。
《聖詠的位置與篇數》「聖詠集」總論二，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6年9月15日初版 22-23。

- 3) 聖詠113「讚頌舉揚謙微者的天主」的主旋律是來自他編作的中國古歌「岳飛滿江紅——Op.21, No.8」1938年(北京)。
- 4) 聖詠150「萬民萬物都要讚美天主」的主旋律是來自他編作的中國古歌(合唱曲)「南薰歌——Op.29, No.1」1939年(北京)。

從以上的例子，可證明江文也的宗教聖樂作品，存在著借用他自己過往的編作品或創作品的成份。(「聖母經」亦如是)因此，極有可能聖詠19A及聖詠150在作者心目中，是屬於Op.49之內的。

另外，在本欄內隨著歌名後出現的[]，是現時香港教區所出版的歌集(頌恩及心頌)內之修訂名稱。

3. 章節

- 1) 在江文也的「聖詠」作品內，所用的歌詞採自兩種譯本。
(思)：是根據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於1946年9月在北京初版的白話文體《聖詠集》³⁶；(吳)：就是根據吳經熊博士於1946年10月在上海初版的古詩體《聖詠譯義初稿》³⁷。
- 2) 數目表示聖詠集的章(篇)數，章數後的數目表示節數，例：(思) 3:2-4, 7-8 意為：思高版，聖詠第三章第2至4節及第7至8節。若無節數的則表示作者以全章(篇)內容創作(作為歌詞)。
- 3) (宣)：付印在《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後第125至150頁，作者以教會傳統額我略歌曲(Gregorian Chant)的宣敘調(Recitation)形式創作了五款聖詠簡易宣敘調(Toni Recitativi)³⁸。

4. 作品編號

三本《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兒童歌集及第二卷)，其中：

- 1) 《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全欠奉作品編號及首數。
- 2) 《兒童歌集》則只有第一首(聖詠148：讚頌天主)印上編號47(Op.47)，所以凡屬此集的(除此集內聖詠19B及聖詠47，在上文已討論外)都應是Op.47。

³⁶ 《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序」x(凡例)。

³⁷ 同上。

吳經熊，《聖詠譯義初稿》，上海 商務印館 1946年10月初版。

吳祝文英，《聖心緣——吳經熊博士與我》，台灣 光啟 1986年10月初版。

³⁸ 筆者按：教會傳統額我略歌曲(Gregorian Chant)的聖詠調式(Mode)共有八種。分別以Re、Mi、Fa、Sol四個音為「主音」的，各音上再分正副兩種調式，故成八調。正調也稱為「正格調式(Authentic Mode)」，即第一、三、五、七調。副調也叫作「變格調式(Plagal Mode)」，即第二、四、六、八調。

李振邦，《中古教堂調式有聲譜例》，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2年11月初版 1-7。

劉志明，《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大陸書店 1979年12月初版 28-30。

- 3) (第二卷)則每首作品都奉印上作品編號Op.(Opus的簡寫)及首數No.(Number的簡寫)，因此，我們才發現此卷歌集中包括了Op.41，Op.50及Op.40三個系列的作品(筆者分類)。
- 由於Op.41屬於聖母系列及Op.50屬亞肋路亞系列，我們會在下文作交待，故目前只集中討論Op.40。
- 4) 從《聖詠作曲集(第二卷)》的第47頁至77頁中，共有8首屬「聖詠」類別的，即聖詠 3, 16, 19, 45, 47, 111, 123及136章(篇)。每首作品都印上Op.及No.的數字，因此，我們可以肯定：
- a) 由於在作者的兩個作品表(1948年6月及10月)內，聖詠作曲集為Op.40。
 - b) 在(第二卷)內凡屬「聖詠」Psalm 類的都印上Op.40。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內屬「聖詠」類別的，全應列入Op.40。
- 5) 作品首數(No.)：由(第二卷)內的8首「聖詠」作品所印的首數(No.)得悉，全部都是與該作品所選用的「聖詠」章(篇)數相同；故此，有理由相信江文也是以「聖詠」的章(篇)數作為「聖詠類別」後的首數，如：Op.40, No.136即表示此曲屬「聖詠」曲第136章(篇)。
- 6) 由於作者並非按「聖詠」的章(篇)數依次順序的創作，同時也沒有記下創作日期，因此，除聖詠117(Op.40, No.117)為第一首外(陳維統神父的資料提供)，其他「聖詠」的創作先後次序，相信永遠是個謎。

5. 香港教區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過往所印行的三本歌集內，已將思高聖經學會所出版的部份「聖詠」歌曲，編在其中。

- 【聖】：聖歌選集——劉蘊遜神父主編 1969年3月初版。
收錄江文也的「聖詠」作品一首(Ps.16A)
- 【頌】：頌恩歌集——徐錦堯神父主編 1976年8月出版。
收錄江文也的「聖詠」作品共12首。
- 【心】：心頌歌集——蔡詩亞神父主編 1982年7月初版。
收錄江文也的「聖詠」作品共23首。

由於以上歌集先後在教會內外的通行，因此，江文也的「聖詠」作品很早已在教會禮儀及聚會中使用，同時也在學校、團體及家庭中通用，如聖詠16A, 19A, 23, 100A, 113, 131, 133, 136A等，更是傳誦及老少咸宜的香港教會聖樂流行曲。

(二) 第一彌撒曲

由於天主教在羅馬梵蒂岡(1962-1965)第二屆大公會議(下稱「梵二」)後³⁹，教會於改革中，除重申信友在禮儀中的參與地位外，又肯定了初期教會(一至五世紀)在禮儀中宣講天主聖言的重要。因此把一千四百多年來廣泛地規定使用在各地教會的法定語文(拉丁文)轉為「容許」及「鼓勵」各地教會團體發揮地方本位化的精神，使用本地語言，好讓信仰生活融入當地的文化，使基督的福音紮根，以發揮天主聖神的德能，愈顯主榮。

「梵二」的改革更新，除肯定各地教會團體的地位外，最大的變化就是禮儀改革，因為教會中的禮儀祈禱，正就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泉源與動力。彌撒——感恩祭宴可說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精華所在——慶祝基督的逾越復活，所以，彌撒曲時常都是音樂家們譜曲的對象，甚至是創作靈感的來源。江文也並不例外，由於他感到教會傳統的額我略歌曲(Cantus Gregorianus)甚為莊嚴古雅，有感於心，遂決意要以中國古樂的精粹來編撰一部中文彌撒曲⁴⁰。雖然當時(1948)與梵二禮儀改革(1965)相距十七年前，此中文彌撒曲實在無法在當時彌撒禮儀中應用，但此作品已足夠表現作者的心思及雷神父的遠見：

如果聖教會將來正式准許中華信友以中文來歌頌上主時⁴¹，我們一定非常喜歡，因為這些歌曲，是出自一位精通中西音樂的中國天才作曲家(江文也)所編作的。

礙於當時禮儀規程的限制(聖禮部絕對禁止信友以本國語言，歌唱一部份彌撒固定的經文)⁴²，所以(據劉緒堂及陳維統神父的覆述)當時江文也只在北平(京)輔仁大學的禮堂，曾將此彌撒曲演唱過一次(以國語獨唱)。筆者在教區聖神修院時(梵二後)，當時的修院音樂負責人徐錦堯修士(現是神父)，曾將這首「彌撒曲」重新配上「梵二」禮儀改革後的中文彌撒禮儀經文歌詞，並且常在彌撒禮儀中應用；因此，筆者才有機會品嚐這部彌撒曲的韻味。雖然這套彌撒曲只屬單聲部齊唱作品，但實在是一份佳作，能使參禮者舉心向上及有助於祈禱。

³⁹ 筆者按：全球所有主教(包括樞機、宗主教、總主教及各教區的主教)、特委任的專業人士及教友代表等，在與教宗共融中、由天主聖神引領下，為對整個教會團體執行訓導或制定法令的一個最隆重之聚會。每次的大公會會議都為全球基督徒團體帶來新的景象與氣色，也使基督徒成員在變幻的時代中充盈生氣。

由公元325年教會第一次尼采(Nicea)大公會議至今，曾召開共21次這樣隆重的會議；最近的一次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由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共召開四期會議，也經歷了兩位教宗【若望廿三世(Papa Giovanni XXIII, 1959-1963)及保祿六世(Pope Paul VI, 1963-1978)】。

許仲儀，《天主教歷屆公會會議簡介》，香港 李嘉堂紀念出版社 1964年初版。

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上智出版社 1989年7月初版。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5年12月初版。

⁴⁰ 《第一彌撒曲》，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8年6月初版 5「序」。

⁴¹ 同上。請參閱雷永明神父所寫原文(拉丁文及英文)之「序」(In "Prima Missa" Praefatio/Foreword)。

⁴² 同註40。

至於「第一彌撒曲」的原歌詞問題：由於江文也創作時是採用當時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所出版的《我的主日彌撒經書》，由方濟會再依據當時教會中習用的字句而稍加修改⁴³，所以並不存在障礙。故教會內外的音樂團體，如有興趣詠唱這套彌撒曲，應該屬於無任歡迎，也應受到鼓勵。正如雷神父所謂，這是出自黃帝子孫手創的旋律與和聲，也是已奉獻給慈母教會的禮物。不過，筆者認為若在教會禮儀中應用時，如採用徐錦堯神父當年(1966)的歌詞修訂版本，則更理想。

對於「彌撒曲」的分析，由於非本文範圍之內，故筆者只在書籍介紹(後附)一欄，列出有關書籍名稱以供讀者參考；這裡仍可簡單介紹三點：

- 1) 彌撒 —— 感恩祭宴的經文(或歌詞)大致可分為兩種，即固定不變的「常用經文」部份及非固定的「專用經文」部份；而彌撒曲則屬於前者。在音樂傳統領域內，「彌撒曲」是屬於一個專有的名詞，即包括：垂憐頌(Kyrie)、光榮頌(Gloria)、信德頌(Credo)、歡呼頌(Sanctus)及羔羊頌(Agnus Dei)五首歌曲。
- 2) 江文也「第一彌撒曲」內的聖頌(Sanctus)及祝頌(Benedictus)是分屬兩首但相連的歌曲。由於在歷史上，Sanctus這部份是在第四、五世紀時先被教會採納在禮儀中應用，而Benedictus這部份則到第七世紀時才被納入羅馬禮儀內；全曲到十三世紀時才正式被列入彌撒禮儀的「常用經文」部份內。在複音音樂(Polyphony)興盛期間(十七世紀)，由於在彌撒禮儀中大合唱與交響樂一並併應用，使全曲的長度增長，故不得分成兩段，致使Benedictus被移至祝聖禮(成聖體聖血)之後；因此一般作曲家們在標題時往往將Sanctus - Benedictus合在一起，以表示二而一，一而二的意義⁴⁴。在梵二禮儀改革後，這曲則訂定為一，並以“Sanctus”稱之；香港教區譯為「歡呼頌」。
- 3) 由於作者以此部「彌撒曲」編號為45，所以可依次序列為：
 - 主憐頌(垂憐頌) Kyrie - Op.45, No.1
 - 榮福頌(光榮頌) Gloria - Op.45, No.2
 - 信經(信德頌) Credo - Op.45, No.3
 - 聖頌(歡呼頌) Sanctus(包括祝頌Benedictus) - OP.40, No.4
 - 神羔頌(羔羊頌) Agnus Dei - Op.45, No.5

(三)聖母曲系列

江文也編創「聖母曲」應該是來自雷神父的意願及當時方濟會修院禮儀祈禱(日課 —— Office)的需要，理由：

⁴³ 同上。

⁴⁴ 李振邦，《宗教音樂》，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9年初版 16-17。

- 1) 雷神父及方濟會會士都十分恭敬聖母，所以《聖詠作曲集(第一卷)》首列「聖母經」作為敬獻給聖母的禮物。
- 2) 禮儀祈禱中(尤其是晚禱)及每年的五月及十月(是特為恭敬聖母的月份)，都會應用很多有關敬禮聖母的歌曲。

教會恭敬聖母瑪利亞，正因為在她身上，基督完整地顯示給我們，也與我們同在。同時，基督宗派一向被稱為歌唱的宗教，因此教會的聖樂作品也被認為是實用音樂(Functional Music)。故江文也的「聖母曲系列」雖然只有七首，但每首都屬實用的經文歌曲(Motet)類別：

- 1) 聖母經：是每位教友(基督徒)必定熟誦的三首經文中的一首(此外包括天主經與光榮經)。江文也的「聖母經」是調寄於他在1938年所創作的獨唱曲(西江月 —— Op.21, No.13)；自從1947年當此編創的「聖母經」面世後⁴⁵，一直都大受歡迎，而且在中國海內外的教會團體所出版的歌集，很多也將此曲採納在其中。近年來，不少教會音樂界人士誤認此曲是江文也從古曲「西江月」抄襲過來的。經筆者與江夫人(吳韻真女士)求證後，「聖母經」雖然確實是從「西江月」調寄過來的，但「西江月」也確實是江文也所創作(為此，江夫人也送贈筆者一份「西江月」的原出版稿以作證明)。
- 2) 聖母喜樂歌：是教會團體慣常在復活節期間的中午時份所誦念或詠唱的祈禱文(以取代復活期外的「三鐘經 —— Angelus」)。
- 3) 恭賀聖母曲：這是教會團體在睡前的晚禱後所詠唱的一首聖母歌曲。
- 4) 聖母哀傷曲：這是每年9月15日為敬禮「聖母七苦」(痛苦聖母)的彌撒感恩祭宴之繼抒詠(Sequence)⁴⁶；同時也是基督徒團體在四旬期間朝拜苦路(Way of the Cross)時所詠唱的歌曲。

⁴⁵ 筆者按：據前任慈幼會省會長陳興翼神父(現居香港)透露：1947年2月至5月期間，當時北(平)京由慈幼會所主辦的「母佑工藝院」(專收容男孤兒及貧窮青少年的寄宿學校)的院長陳基慈神父(Rev. Mario Acquistapace, SDB —— 意大利人 —— 1946年12月抵北平開辦學校，現居香港)，他曾在北平輔仁大學禮堂參與一次宗教聚會中聽聞江文也的中文聖樂歌曲後；特與好友雷永明神父商討並邀請江文也創作一首富中國氣韻的「聖母經」給母佑工藝院的青少年詠唱。當江文也編作「聖母經」後，亦由母佑工藝院的學生於1947年5月24日該院所舉行的敬禮聖母慶典中作了首唱。後來該院學生亦被邀請在北平輔仁大學禮堂內將江文也的「聖母經」作了首次的公開演唱(由當時母佑工藝院的音樂老師仲順天修士指揮)。後來仲修士將此曲於1949年帶來香港並不斷傳頌。

⁴⁶ 李振邦，《宗教音樂》，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9年初版 26。
 筆者按：繼抒詠是第九世紀時才興起的填詞歌曲，就是在福音前歡呼(Alleluia)的尾字長吟(Melisma)上，填上一字一音的詞句來而形成「繼續」歌唱，後來發展成為一種嶄新的獨立曲式。聖母哀傷曲(Stabat Mater)全曲共有20節，是1727年教宗本篤十三世(Pope Benedict XIII, 1724-1730)將「聖母七苦」(痛苦聖母)的慶日推廣到全世界時，也在彌撒感恩祭宴聖道禮中加入「聖母哀傷曲」的繼抒詠(Sequence)。1817年教宗庇護七世(Pope Pius VII, 1800-1823)為感謝聖母救助他於拿破崙的迫害，通令普世教會在每年9月15日特敬「聖母七苦」(痛苦聖母)，並舉行感恩祭宴來感謝天主。
 李振邦，《宗教音樂》，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9年初版 26。(四：Sequence)
 劉志明，《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大陸書店 1979年12月初版 33。
 商志超等編，《每日彌撒經書》，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66年9月初版 996-1000。
 《敬禮聖母彙編》，香港 香港教區聖母年籌委會 1987年12月初版。

- 5) 聖母讚主曲：是教會團體每天在黃昏禮儀祈禱中(Vespera)所詠唱的歌曲。嚴格來說，此曲不屬於聖母歌曲類，而是一首讚主頌；除在晚禱中詠唱外，也適宜在領聖體後詠唱。
- 6) 依念聖母經及慶賀聖母頌：這兩首經文歌曲是基督徒團體在敬禮聖母時或在晚禱時常被選唱的歌曲或誦念的經文。

至於作品編號問題，在《聖詠作曲集(第二卷)》內，每首聖母曲都有編號及首數的記錄，順序為：

第11頁：聖母哀傷曲	Op.41, No.4
第21頁：聖母讚主曲	Op.41, No.5
第26頁：依念聖母經	Op.41, No.6
第29頁：慶賀聖母頌	Op.41, No.7

由「首數」所顯示，本集欠缺前三首(No.1-3)；但由於在《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內實在有三首聖母歌曲類存在，故本集所缺的前三首應該是放在(第一卷)內。

雖然在(第一卷)內欠奉作品編號及首數之記錄，但相信亦與(第二卷)相同，故筆者嘗試以作品在(第一卷)歌集內的次序編排列為：

聖母經	Op.41, No.1
聖母喜樂歌	Op.41, No.2
恭賀聖母曲	Op.41, No.3

(四) 亞肋路亞系列

Alleluia：原文為希伯來文，意謂「請你們讚頌上主」，由Hallelu「請你們讚頌」和Yah「上主」(Yah是Yahve「雅威」、「耶和華」的縮寫)二字結合而成，中文照原文字音譯為亞肋路亞。這是舊約和新約禮儀上的一種歡呼詞，而在現今的彌撒(感恩祭宴)裡，在聖道禮儀部份當信眾起立聆聽基督的福音前，都以唱頌此曲作為歡迎福音的表示。在一片亞肋路亞的歡呼聲中，同時會加插一小段祈禱文(大多數選自聖詠(Psalm)的章節)，然後再以亞肋路亞的歡呼聲結束此歡迎福音的行動。(Alleluia是一首歌曲，只為詠唱而設，不是為誦讀的。)

在四旬期及聖週苦難期間，傳統上，教會為使整個基督徒團體在此時期內作好準備，以迎接基督的光榮復活，因此會以其他的歡呼詞取代亞肋路亞的位置；而在舉行慶祝基督逾越復活的當晚彌撒感恩祭宴中，教會才再次邀請全體信眾一同詠唱亞肋路亞。當這震撼人心的歡呼詞再被詠唱時，在復活基督的光照下，使整個基督徒團體藉著亞肋路亞的歌聲，更能體驗基督復活的喜樂與平安。

江文也的亞肋路亞系列中，有5首作品，其中兩首是為基督的聖誕，兩首是為基督的復活，一首是為聖母升天。

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假若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15:14)，所以「復活節」是基督徒最大的日子，因為是信仰的鐵證。「聖誕節」是天主願意紆尊就卑參與人類歷史、與人同在及「信」的實踐的證明。聖母升天是天主顯示人永遠歸宿的所在，同時，表示聖母在世的生活正就是基督永遠臨在的保證。

在教會內有很多慶節，而每個慶節也有其特定的提示，江文也選取這三個重要慶節和特別為此而譜曲，甚有意義！

結語

在香港、台灣及北京分別三次所召開有關江文也作品的學術研討會中，每次都有來自上述三地及海外的音樂學者專家及音樂工作者專程匯集參與、提交論文及共同討論；而在三次會議中，對於有關江文也的宗教音樂作品只在第三次於北京舉行時才有專題研討。香港方面，有蘇明村先生所發表的「江文也的宗教音樂初探」及北京方面，有蒲方小姐所發表的「論江文也宗教作品的音樂風格」兩篇專題文章。

在1946年10月至1948年中旬期間，整整一年多的時間，正是江文也全心全力編創天主教聖樂的時期（因在這段時間內，並沒有江文也的其他作品出現）；同時，在《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內，作者曾寫了一篇「作曲者自序」及一篇「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的文章；而在《第一彌撒曲》內，作者也寫了另一篇「寫於《第一彌撒曲》完成後」的文章。對於這三篇文章，近這幾年來不少學者專家在撰寫有關江文也時，上述的文章內容，很多時都會被引用。對於一般學者專家都注視這三篇文章，這會否表示，於1947至1948年間，江文也在生命歷程裡，因有了某程度上的得著，致使他對自己及對中國音樂傳統藝術有了他獨特的思想看法？

由於過去五年內三次的研討會，有關江文也生平歷史及其作品資料突然豐富起來，而且愈來愈深入詳盡。在去年七月於北京舉行研討會後，更成立了一個由三地代表組成的「江文也研討會籌委會」，以籌劃今後的研究活動。筆者除希望在日後的研討活動中，仍然有音樂學者專家，繼續對江文也的宗教聖樂作品作較深入的研究外；同時更希望藉著三地(中、港、台)的中國人學者之匯集、討論及分享等行動，能表達我們是屬於一家人，是合一的標記及見證。

雖然這篇文章只屬於「江文也宗教聖樂」的平面介紹，希望能為將來研究江文也宗教聖樂的學者，提供一點兒資料。最後，願雷永明神父、江文也教授及劉緒堂神父，在主的永恆福樂中繼續為中國全體人民代禱。

參考書目

I. 有關江文也

1.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 —— 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3月初版。
2. 林衡哲等編，《現代音樂大師 —— 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台灣 前衛出版社 1988年9月初版。
3. 劉靖之主編，《民族音樂研究(第三輯) —— 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香港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香港民族音樂學會 1992年初版。
4. 張己任主編，《江文也紀念研會論文集》，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5. 張己任主編，《江文也文字作品集》，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10月初版。

II. 有關江文也作品集

1. 張己任主編，《江文也手稿作品集》，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6月初版。
2. 江文也作曲，《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3. 江文也作曲，《第一彌撒曲》，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8年6月初版。
4. 江文也作曲，《兒童聖詠歌集(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8年7月初版。
5. 江文也，《聖詠作曲集(第二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8年12月初版。
6. 劉蘊遜主編，《聖歌選集》，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69年3月初版。
7. 徐錦堯主編，《頌恩 —— 信友歌集》，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76年8月初版。
8. 蔡詩亞主編，《心頌 —— 信友歌集》，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82年7月初版。
9. 《乾坤揭主榮》，台灣 安道社會學社 1982年11月初版。

III. 有關思高聖經學會及「聖詠」

1. 雷永明(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7月初版。
2. 《聖詠集》，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6年9月初版。

3. 吳經熊，《聖詠譯義初稿》，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46年10月初版。
4. 《聖經辭典》，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75年4月初版。
5. 韓承良，《聖詠釋義》，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0年12月初版，
6. 林錦玲等編，《思高五十》，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95年11月初版。
7. 吳祝文英，《聖心緣——吳經熊博士與我》，台灣 光啟 1986年10月初版。

IV. 有關聖樂及禮儀資料

1. 李振邦，《宗教音樂》，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9年12月初版。
2. 李振邦，《中古教堂調式有聲譜例(連錄音帶)》，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82年11月初版。
3. 劉志明，《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大陸書局 1979年12月初版。
4. 陶亞兵，《中西音樂交流史稿》，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4年5月初版。
5. APEL W., *Gregorian Chant* (Indiana University 1958).
6. 劉志明，《聖樂綜論》，全音樂譜出版社 1990年1月初版。
7. 蔡詩亞主編，《聖樂文集》，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94年6月初版。
8. 羅國輝，《禮者、履也》，台灣 光啟 1988年12月初版。
9. 商志超等編，《每日彌撒經書》，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66年9月初版。
10. 吳新豪，《天主教禮儀發展史》，香港 公教真理學會 1983年3月初版。
11. 剛恆毅，《維護宗教藝術》，天主教主徒會 1977年2月初版。
12. 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編，《神學論集(第十二號)》，台灣 光啟 1972年7月初版。
13. *Story of the Mass* = National Bulletin on Liturgy - No. 54 (Canad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 CCCB 1976).
14. 《敬禮聖母彙編》，香港 教區聖母年籌委會 1987年12月初版。

V. 其他參考書籍

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1979年初版。
2. 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台灣 正中書局 1961年3月初版。
3. 李定一，《中國近代史》，台灣 中華書局 1968年12月第14版。
4. 王克祿，《梵蒂岡簡介》，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10月初版。
5. 許仲儀，《天主教歷屆公議會簡介》，香港 李嘉堂紀念出版社 1964年4月初版。

6. 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台灣 上智出版社 1989年7月初版。
7.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灣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75年12月初版。

VI. 近期有關江文也宗教聖樂作品的文章及視聽資料

1. 蘇明村，《江文也的宗教音樂初探》，北京 江文也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2日。
2. 蒲方，《論江文也宗教作品的音樂風格》，北京 江文也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2日。
3.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期間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1日。
4. 葉純之，《中港台實事求是評江文也 —— 突破政治與宗教禁區》，香港信報 1995年8月1日 20。
5. 羅漁，《中國教會音樂的誕生》，台灣 恆毅月刊 1995年10月號 14-21。
6. 《白鷺鷥的幻想 —— 江文也傳》(電視影片)，台灣 華視製作 1995年7月2日及30日分上、下集首播。
7. 《一家之主 —— 江文也介紹》(H077) (電視節目)，台灣 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製作 1993年3月27日首播。
8. 《乾坤揭主榮 —— 江文也作品四十七號》(錄音帶)，台灣 安道社會學社出品 1982年11月
9. 《江文也詠想曲》(鐳射唱片)，香港 天主教香港教區視聽中心 1997年2月。

撰文：蔡詩亞（撰文於一九九五年，刊登於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年刊第16期）